

常識未見得可靠



如是見 張介嶺

北京頤和園西門附近有個玉東公園，水塘邊常有「奇禽異獸」嬉戲。前些日子乘興去那裏尋蒼鷺未遇。問園林工人何由，說前一陣子還有，現在天冷了，都去頤和園了。所幸沒走幾步，在一湖邊見水中天鵝、野鴨等不同的鳥兒「萬類霜天競自由」。

其中，有一群白頂水鳥游得歡快，體羽灰黑色，喙和額部的甲板則為純白色，但總是離岸遠遠的，似怕人有機心。忙請教大學同學是何鳥，答曰是一種雞，北京不少地方都有。只聽邊上有人插話說，「既然是雞，怎麼會游泳？」同學一時語塞，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。

我好奇，按圖索驥一查，此鳥還真屬雞科類，叫白骨頂雞，又稱骨頂雞、鳧翁，頭頸部尤深，主要分布於歐亞大陸、非洲和大洋洲，以及中國大多數地區，雜食性鳥類，喜食魚蝦、水生昆蟲和軟體動物，以及植物嫩芽和根莖。除繁殖期外，常成群活動。

過去一直認為只有鴨子才會游泳，想想慚愧，年過花甲，才知道雞也會。誰知，我將這段趣事發社交平台後，一位出生在廣西農村的朋友留言說：「我們農村，從小就看到雞游泳，有啥稀奇的。」

看來，你心目中的常識，不一定靠譜，更未必是其他人的常識。即使以為雞不會游泳的多半是城裏人，生活在城裏的人也未必都像我這樣沒見識。在這個資訊爆炸的時代，人們獲取的知識內容日趨零散、碎片化。每個人，囿於資歷、閱歷和學歷所限，對同一件事的看法很可能「橫看成嶺側成峰」。

知識是汪洋大海，沒有誰能夠擁有整個大海。不管是哪個年齡段的人，也無論如何學富五車，才高八斗，都不能自以為是。即便你「吃過的鹽」真的比別人「吃過的飯還多」，也不一定總是正確。還真需要打破慣性思維。無論何時何地，兼聽則明。固執已

見，想當然憑經驗行事很可能誤入歧途，鑄成大錯。

可惜，現在有些專家學者、達官顯貴、商界巨賈，到處能看到他們的身影，不管是否其熟悉的領域，都敢唾沫星子橫飛，誇誇其談，說一通似是而非、內容蒼白的套話、官話和空話，有時也能令不明就裏的人聽得熱血沸騰，但若仔細品味，你會發現，在所有這些華麗辭藻的後面，只有嘩眾取寵之心，毫無實事求是之意，不僅讓聽眾，甚至連自己都迷失在了憑空構建的文字迷宮之中。

當今世界，學科分類越來越細，試以人們少不得打交道的醫院為例，不僅從大類上分有內科、外科、婦產科、兒科等不同門類，單是一個內科，就有呼吸內科、心血管內科、內分泌科、消化內科、血液內科、腎內科、風濕免疫科、神經內科之分。在這個高度專業化的領域，即使是懸壺濟世的名

醫，也不敢在非專業領域指手畫腳。否則，就不會有疑難雜症專家會診之說了。

由是觀之，不管你學問多大，官位多高，有多少財富，都要積「口德」，「守口」即是「修心」，切莫懂與不懂的，都胡言亂語，張口就來，更不能為了某個利益集團的商業利益「睜眼說瞎話」。未得言得，未證言證，貽笑大方事小，貽誤眾生就不好了，要招天譴的。

子曰：「小子何莫學夫詩！詩，可以興，可以觀，可以群，可以怨；邇之事父，遠之事君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。」當然，很多時候，功夫在詩外。對我等芸芸眾生而言，在這個知識快餐化的時代，更需要深度思考，「不能聽風就是雨」。

這就需要平時注意積累。遇拿不準的事，學孔夫子來個「每事問」，格物致知。不管怎樣，系統性地多讀點書總是好的。「書猶藥也，善讀之可以醫愚」。

遊豫園，喝元寶茶



人與事 陸小鹿

春節遊豫園，是我過年的傳統節目。豫園裏國風濃郁，到處張燈結綵，熙來攘往，一派人間喜悅。吃特色美食、買國貨、看彩燈，豫園裏可玩的地方真不少。

今年春節，我給自己安排的豫園節目是大年初一去湖心亭喝元寶茶。新春喝元寶茶，是老上海的民俗活動。

湖心亭茶樓，位於豫園荷花池九曲橋中央，始建於清乾隆四十九年（公元一七八四年），一八五五年改為茶室，是上海現存最古老的茶樓。整體建築採用純木結構，不用一根鐵釘，連接處都是竹楔，二百多年沒有重修過，彰顯了古代建築工藝的精湛和奇妙。

步入茶樓，一樓是陳列區，二樓是喝茶雅室。踩着吱吱嘎嘎的木樓梯登上二樓，擇一臨窗位置坐下。窗外，是五彩斑斕的新春彩燈。眼前，是一張紅木麗晶石圓桌，和兩張蛋圓形椅子，古意盎然。

茶室內寸金寸土，上海人最擅「螺螄殼裏做道場」。雖空間逼仄，卻溫馨適宜，正所謂「室雅何須大」。我點了一份元寶茶套餐。稍頃，服務員端來一壺茉莉花茶，三碟四方小果盤。一碟中含兩枚金桔、一隻橄欖；一碟中放了兩塊金幣巧克力；一碟是混合堅果，還有一枚紅字福字吊墜牌，吉祥喜慶。時值冬末春初，熱水瓶還套了件藍色衣裳，上繡「湖心亭」三個隸書，古樸清雅。

所謂元寶茶，指的是那一碟「金桔橄欖」。在老上海傳統文化裏，橄欖代表元寶，金桔代表吉利，寓意招財納寶，為新春祈福。喝一杯熱乎乎的茉莉花茶，吃一枚橄欖和金桔，隔窗觀望九曲橋上行人如織，宛如舊時對聯上所說「湖心品茗，環顧池中魚躍；亭上觀景，舒目橋畔人熙。」

飛檐翹角玄瓦朱窗的湖心亭茶樓雖沒有名字，單以其位在湖心而命名，不過亭內茶樓匾額上寫着「宛在軒」三個大字，這便是茶室之名了。宛在軒，宛在水中央。很容易讓人聯想起《詩經》裏的那首《蒹葭》，頓覺無限詩意縈繞在軒裏。

湖心亭裏有張特殊席位。圓桌上貼一金屬花邊牌子：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茶席。湖心亭曾接待過二十多個國家及地區的首腦政要，因而被譽為「海上第一茶樓」。於一樓進門處，亦可看到書法家高式熊先生題寫的「海上第一茶樓」幾個醒目之字。

喝完元寶茶，信步去九曲橋上走一走。每年新春，豫園民俗燈會是一大亮點。今年的燈會主題依然是「山海奇豫記」。彩燈圍繞着九曲橋，中心廣場的金色靈蛇活靈活現，盤繞在蘑菇叢林中，周圍還有各種奇異動物在樹藤中棲息，呈現出一個萬物美好、眾生奇妙的叢林樂園。

九曲橋畔，還有一座與湖心亭相映成輝的明嘉靖年間的老建築綠波廊，距今已有四百餘年。亭台樓閣，小橋流水，浪漫彩燈，空氣中四處飄浮着喜氣洋洋的新春氣息。是日，天光朗晴，讓人怎能不生出入間如此美好之感慨。

春節，是一年中最大歡欣的節日。放下負累，給心情好好放個假，我在心裏默默祝福蛇年平安喜樂、萬事順遂！



▲元寶茶套餐包括花茶、金桔、橄欖等。 作者供圖



文化什錦 吳捷

東一叢、西一簇；落單之客則如蜜蜂，於朵朵花間逡巡遊走。而談話的樂趣之一，在於全體參與。既不由善辯者把持內容與方向，話題亦無涉隔壁老王、樓下張大媽、三姑六婆、選情黨爭之類時事和八卦，而是有趣味、有雅意，時時催人用腦，偶爾點撥靈犀。所有來客都忘記訂緊手機，只是傾耳聆聽，適時加入。合作一首詩、一組詩、一串成語或一個故事，正是雅集必備的遊戲。

《紅樓夢》記有幾次「聯句」。王熙鳳起句「一夜北風緊」，餘者依次接續，漸漸變為眾人大戰史湘雲，爭先恐後，一人一句。最後無可再聯，探春說「還沒收住呢」，李纨姊妹遂以「欲志今朝樂，憑詩祝舜堯」完結，回歸現實中的聚會及作詩本身，是任何宴集詩末尾都適用的「全碼靴子」。黛玉和湘雲在凹晶館中秋聯句，妙玉後來加入，也以為「如今收結，到底還歸到本來面目上去，若只管丟了真情真事，……也與題目無涉了。」乃以「徹旦休雲倦，烹茶更細論」收尾，餘音裊裊，猶啟新章。

《紅樓夢》所寫聯句之類文字遊戲，在中國六朝、初唐時已在貴族、文人間普及。通常一人作一句或一聯，次第相繼，中間可轉韻，眾人合作成一首文氣連貫的詩。此外偶見「柏梁體」，每人作七言一句，自陳所負責任或本人情形（或者拍一句馬屁），每句押同樣的韻，但句間無任何邏輯關係，最後按作者地位排列各句（如皇帝所作列第一，嬪妃、倡優、外賓排最末），湊成一「詩」，也談不上恰當的收尾。喜好玩樂的唐中宗在位不過五年餘，就與臣下和家人合作了兩首。唐中宗死後，這兩首柏梁體的其他作者於不到十年間凋零雲散，使這兩首拼湊的作品多了幾分歷史的沉重。

評論家常說此類合作之詩略輸文采。其實這些詩本屬戲作，是古人派對

雅集協力作新篇



▲清代畫家孫溫繪畫的《紅樓夢》「聯句」的情景。

的衍生物，重在參與和合作，烘托氣氛、消磨時間而已。作者通常並沒有認真，後人又何必較真兒呢？時過境遷，今天我們僅見到平面的文字，而千百年前寫作、觀賞、品評這些文字時的歡聲笑語，杯盤狼藉，只能從《紅樓夢》之類小說和今日宴集的盛況來推測了。

我比較感興趣的一組合作之詩，為南梁蕭綱為太子時（六世紀上半葉）與文臣所作《八關齋夜賦四城門更作四首》。參加者八人，合作十六首四韻五言詩，每首由二人分別作前後兩半。彼時佛教興盛，八關齋戒為一日一夜間佛教徒遵守的八條戒律。想來這組詩是太子與七位文臣於戒戒當夜，為討論佛法並打發時間而作。題中「四城門」指釋迦牟尼為王子時，在東、南、西、北四城門分別見病人、老人、死人、沙門而立志出家的著名故事。於是八位貴族以「東城門病」、「南城門老」、「西城門死」、「北城門沙門」為題，每題寫詩四首，每首詩更換合作之人。整組詩如一結構勻停、雕琢精細的樓台，使我們在一千五百年後，仍得窺彼時文人的雅趣與淵博。

日本和歌，三十一音節分為五句，分別含五、七、五、七、七音節。起初聯句，一人作上句（五七五），另一人接下句（七七）。後來越接越長，成為「連歌」。我曾在Laurel Rodd教授的課堂上旁聽過些皮毛。連歌十三至十六世紀達到極盛，乃有「連歌師」即作連歌的專家。比如十四世紀中葉的一次集會，眾人作連歌，救濟（連歌師名）起句（原文為五七五音節）：「子規古來即有名，子規啼聲名更高。」執政大臣

二條良基接（七七）：「（子規所棲）唯青松，柔風輕拂過松林。」永運再接（五七五）：「（青松所在）山陰下，谷中泉水流清涼。」如此，擷取前句詞語或意象，再加以發揮，句句相續。

如果不會作詩，可以玩簡單的如中國成語接龍。日語也有相似的詞彙接龍。不過，上述接龍、聯句種種，惜乎不適於國際友人聚會。

寒假結束前一晚，我與來自東亞、東歐、西歐、南美、北美的十一位友人相聚。酒足飯飽，圍坐多暇，遂玩故事接龍。一人講一句，講罷大家就笑論一番。有的接續較為平庸，或不合邏輯，或未推進情節，顯然因臨場靈機不動，隨口敷衍，所以令人更加期待出彩的好句。不過接龍本為取樂，又不是要爭取拿文學獎或收入個人文集，略輸文采，良有以也。

逆時針為序，我偏巧居末位，邊聽邊發愁怎麼「接」，尤其是怎麼「收」。前十一位接龍的故事如下：「我拿起帽子，跨上馬。發生了什麼？我一直騎進森林裏。看到一隻熊，我嚇得連人帶鞍摔倒地上。熊說，你不能在這森林裏解手。我說，那又如何，我們來玩個遊戲吧！熊說，我不想玩遊戲。我說，我也不想玩。熊問，那我們做什麼？我說，不如我們在林間散步吧。順便看看各種鳥兒。」故事至此，眾目睽睽，都看我怎麼接。

我一閃念，笑道：「我和熊一起散步，走着走着，一直走回我家，在家裏我拿起帽子，跨上馬，一直騎進森林裏。」

眾人大笑，為我鼓掌。

夜話接財神爺



自由談 錢普濤

正月初五，凌晨，一陣噼裏啪啦聲打斷我思緒，原來是家家搶着接財神爺，我家正好在煙花爆竹禁放區邊緣。

這麼多人都接財神爺，財神爺去哪家呢？是誰放的鞭炮多、鞭炮響，還是鞭炮放得早就去誰家？民間流傳「財神菩薩休妻」的故事。說有個叫花子去一座古廟求財神爺賜財，財神爺見一個叫花子，心想天下那麼多窮叫花子，怎能接濟得過來？叫花子不停地拜，財神娘娘動了惻隱之心，推醒打瞌睡的財神夫君，勸他發發善心給這叫花子一點施捨，財神爺就是閉眼不理。財神娘娘無奈取下自己的耳環，扔給了叫花子。叫花子磕頭連呼「叩謝財神菩薩」。財神爺睜眼一看，發覺娘娘竟將自己當年送她

的定情物送給了叫花子，氣得大發雷霆，將財神娘娘休了。自此以後，就再也沒有一個窮人拜了財神而發財的。

再說，請財神也得懂點規矩，拜財神有三個日子，分別是正月初五、農曆七月二十二以及九月十七日。大年初五是接財神日，農曆七月二十二是財神成道日，九月十七日是財神爺的生日，也叫財神節。至於財神是誰，說法很多，有文財神、武財神，有東西南北中五路財神……

我老家角墩拜財神有說法，不是放那麼多鞭炮，而是吃這六道菜：

- 吃餃子，餃子像元寶；吃魚，富足有餘；吃生菜，生菜=生財；吃芋頭，有錢賺，還能有剩餘（芋）；吃白菜（黃芽菜），白菜=百財；吃豆腐，豆腐=頭富=都富。



人生在線 管淑平

在漫長的冬天裏，曾多次期待春天能夠早點到來。終於，等到立春，心中的期待變成了一種可以預見的希望。眼見春天再次回歸人間，這怎能不令人欣喜呢？

進入立春，並不代表春天真的就來了，此時的北方大地仍籠罩在冬日的餘韻之中，寒冬臘月的深深寒氣尚未遠去。過年前後又下了雪，房前屋後被冰雪囚禁，屋檐下的冰凌閃爍着寒光，連同着呼嘯的風也帶着骨感與棱角。但細心的一些人已經察覺到一絲微妙的變化，因為人們期待中的春日總能早於時序一步到來。

春天已在不遠處

來信號。湖水也在這一刻煥發生機。淺淺的綠意隨着波紋蕩漾，陰影中的湖水呈現出迷人的碧藍。白色的水鳥掠過水面，留下一圈圈漣漪，一切都預示着生命的律動即將全面展開。

立春的雪是獨具韻味的。它不同於冬雪的張揚，而是以一種謙遜的姿態降臨。春雪下得急切，彷彿急於完成使命，為大地注入生機。它不似冬雪那般凜冽刺骨，而是帶着幾分溫潤，悄然滋潤着每一寸土地。萬物在春雪的撫慰下迅速復甦，整個世界煥發出清新與活力。

田野裏，沉睡的土地漸漸從睡夢中醒來。泥土開始變得鬆軟，不再是冬日裏的堅硬與冰冷。那隱藏在地下的生命，像是聽到了春的號角，紛紛開始萌動。小草的種子，猶如一個個懷揣夢想的「小勇士」，它們努力地汲取着土地中的水分和養分，衝破層層泥土的阻礙。先是冒出一點點嫩綠的尖芽，小心翼翼地探出頭來，張望着這

個全新的世界。那星星點點的綠色，雖然稀疏，卻充滿生機與希望。

立了春，天空也變得格外澄澈。白雲悠閒地飄盪，鳥兒在空中歡快飛翔。陽光灑在綠草如茵的原野上，春姑娘彷彿躺在這片綠毯上，享受着溫暖的日光浴。遠處的山巒起伏，近處的花海爛漫，構成一幅生機勃勃的畫卷。

立春，不僅是一個節氣，更是一個充滿象徵意義的時刻。它預示着新的開始，代表着希望與重生。從立春起，我們將慢慢地告別冬天，隨之而來的是，楊柳春風吹拂，春雨默默滋潤，桃花悄然嫣紅，梨花忽然潔白。溪流汨汨作響，吟唱着春天的歌謠，蜜蜂將在花間嘓嘓嗡嗡，屬於春天的甜美的夢，將伴隨每一個夜晚。

正如雪萊在《西風頌》裏所說：「讓預言的號角奏鳴，如果冬天來了，春天還會遠嗎？」這句話就如同一朵永不凋謝的花，啟迪着我們走向希望，擁抱春天。